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六

文傳

瘞破硯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

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

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

漢中褒城縣有褒水褒谷蜀人

使五丁所通

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

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

一有而字且識

云

士平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

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元和七年作公著筆傳皆取事於老而寓之以入其姓名爵里莫不假借立說戰國時楚有毛遂者事平原君其言曰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而穎銳自見後之言者亦謂筆爲毛錐其義蓋取於此詩話吳安中云退之所作毛穎傳殆以此文滑稽耳

文滑稽耳

補

此

作

在

當時

往往

有非

之者

獨子厚

以爲奇

既書

其後

且復

否

楊誨之書云云其後李肇國史補亦謂公此作其文尤奇不下遷史獨舊史以

爲譏戲不近人情向其謬耶

韓子

盧東

郭從

事並

戰國

策

毛穎者中山人也

通典

曰中

山春

秋時

白狄

鮮

虞所

都之

地今

定州

新樂

縣

是也中山記曰城

其先

明

眎

廟

之禮

免曰

明

眎

宗

祀

明

眎

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外地死爲

十二神

也位東方十二神之次也陰陽書以外屬鬼

嘗曰吾子孫神

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

本草云鬼

數有五

六穴子從口出今懷強思食其肉者非爲殺腎也亦緩口出又論衡云走紙按毫而孕

及生其子孫從口出也傳物志曰舊有此說余自所見者也

明眎八世孫需

江東人

乃俠切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妬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

術能匿光

使物竊妬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

隱不仕去

姬娥事已見明水賦月蝕詩

居東郭者曰婉無一本

字

號東郭婉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

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

校兔曰鏡音七倫切韓盧宋鵠

皆獵狗名戰國策曰韓氏之盧天下之疾狗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疾
犬也東郭先生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
兔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
俱罷死其處田父獲之不勞而擅其功今齊
魏相持臣恐強秦有田父之功王懼休兵秦
始皇時蒙將軍恬攻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
楚召左右一有字庶長與軍尉蒙恬秦制爵級二十以賞
功勞大庶長助大將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
也以其爲庶列之長故曰庶長自上官下曰尉
凡武官皆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連山
易也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
連山兆者灼龜之背發必次其兆可占者事見
周禮太卜筮者賀曰賀一無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
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

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

井諸侯乎

秦時六國公

天下爲三十六郡

天下車同軌書同

遂獵園毛

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

族而加束縛焉

此蒙恬製筆之意也按曲禮曰史載筆事載言此則秦之前已

有筆意蒙恬更損益之尔古今注云昔恬作秦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皮爲被所謂蒼毫

非兔毫也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

管城子

諸侯有大功或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秦山有湯沐之邑何休云當湯沐

齊案以致其敬也故謂之湯沐管城縣名屬鄭州古之管子國也日見親寵任

事穎爲人強記而使敏便捷也敏疾也自結繩

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

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百家天人之書

前漢藝文志九流謂儒道陰陽名墨雜家小說兵權及至浮屠老子外

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

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

扶蘇胡亥二子皆始皇子扶蘇爲長故爲太子後被謀不得立胡亥二世皇帝也

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趙姓高名史記代驪日中車府主乘輿路車

及一本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

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

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史記秦始皇爲

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從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立左右獨頴息注石百二十斤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頴

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頴與絳人陳玄弘農

陶弘及會稽褚先生友

陳玄墨也陶弘硯也褚先生紙也古今法苑有

文出高者作毛元說易玄光石虛中稽知白傳皆取法於此

善相推致其出處

必偕上召頴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

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

見其髮禿文所暮

一作暮

畫不能稱

明上意上

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

一字有吾嘗謂

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

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

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

四國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

諛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

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

非其罪

中山者古鮮虞氏之國也孔子之作春秋書曰晉伐鮮虞而不曰中山者所以

辨夷夏也至賈誼過秦

論則曰宋衛中山之衆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

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

始以俘見與卒見

一與與卒見

幸任使秦之滅諸侯

穎以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宗柳

元在永州題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且世入笑之也不以非乎而非又非聖人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九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嘉穎之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語而貪常嗜環者猶沾沾然動其尋彼亦勞甚矣其後國史譜亦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獨舊史以謂識識不近人情文之絀謬者為呼意中以為好人少以為惡殆謂是耶

下邳侯華華傳

說文曰凡獸皮治去其毛曰革華姓華名

華謂華履也論稱張燕公華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

誣也故其詞多鄙淺年進士歷水部員外郎衢州刺史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

捷為捷為郡名漢武帝置居黃帝時以力見召

拜大司農大司農之職漢武帝太初元年置以

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

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書曰武王既誅紂

今在號州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

復其位而加一無而任使焉華父肇生周切牛

曰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

名之戰車也以爲後殿漢置都尉張晏曰凡武職皆号尉主謀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

華母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常侍宴

姑蘇臺所謂有覺德行者也

越女西施姓牛氏勾踐得之以獻吳王闔廬卒以敗國事見吳越春秋李太白詩云

風動荷花水殿香如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窓白玉牀是也

者角也大雅柳之詩義本訓直覺雙因引重至

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輶轅之下

太行山名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輶轅關名上嗟悼

瓚曰險道在河南緄氏東南輶音環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

其一作他處

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

治之

通典曰將作者周官考工之職素有將作少府漢景帝更名將作大匠掌脩作木土

之功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

然後去其豪族而加

一無加字

裁割焉

屈音丘勿切

會太

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

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

綬

金十奴針也斛斯生線也姓有金氏斛斯氏五木大夫製履之器也史記秦始皇上泰山

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

爲五大夫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褐短

衣賤者之服綬者所以貫佩王相承受者也前

漢志綬和元年長相皆墨綬魏黃初中置關內

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

皆銅印墨綬以賞軍功

華嘗曰吾辛勤久今

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

善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

齊風倚嗟之詩曰巧

趨蹌兮偉曰陰巧趨貞

上將駕出遊改獵馳騁擊毬

一作毬擊

射御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休事

上久之因病或開口論議洩露密旨

旨也上繇

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

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然亦不甚見重有泣

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有

其顏色顛頽裴備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

僊不任吾事

一作用

今棄子

一作市朝

不復召子矣

遂棄而終華無子其繼者族人焉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迹制

文字

書義云蒼頡黃帝之史官法苑珠林宣律師傳曰今西京城西高土臺是蒼頡造書

臺也蒼頡於臺上增土造臺以觀鳥迹又云在秦都京城南二十里以其始於皮

成於革故從革焉初革

一作華

自胡而來爲趙武

靈王見重後子孫盛於中國

趙武靈王效胡服始制輶騾後尚之

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華朱者即其後也

前漢功臣

表煮棗侯華朱以越連敖從起薛別以越將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送窮文

補

送窮而終之曰延之上坐蓋所謂

知窮李窮文窮命窮交窮者公以之終

身焉尔矣於是民咸式有留窮辨而唐
子西有兒童送窮以詩留之之作二人
皆祖公意而語簡
意盡子西詩得之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

一本乙丑

使奴星

星名也

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糒

糗糒去九下陟良切

備註

糒禮

牛繫軛下引帆上檣

軛軛前也音於

也音符九切檣掛帆柱也音在良切

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

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躬具船與車備載糗

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

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漲風與雷爭光

言今若以塵為

車以風為騎其去之先疾若飛電也

子無底

張弩也音霍又郭廓二音唐有張騎

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

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歔噉嚶

若勑噉嚶皆異音也

若音畫莊子養生篇曰若然嚶然注云皮骨相離也歔音許勿切說文曰有所吹起也噉音於

求切噉齊也嚶齊也毛髮盡堅竦肩縮頸疑有而無

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

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

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

不在他子遷南荒

為今陽山也

熱爍濕蒸

爍灼也音式灼切

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

謂為國子博士也

朝齋

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言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

起呂

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
舡鼻嗅臭香糗糲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
苟備知可數已不_妨九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
狀既露敢不回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
知也邪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
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援手覆羹轉喉觸_諱按
力結切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
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
蕞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技杳

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

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

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

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

我讎冤平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

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

蠅營狗苟驅去復還青蠅詩曰營營青蠅婢雅

博食苟食而已南史王僧達自負驕貴言頗不

遜時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

集朝臣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

復游獵僧達荅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

還尚之失色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

反也音省宣城

踉蹌仆

踉音郎

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

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

言公

知乃凡百平昔吾所爲耳未聞其大者今驅我令去是於小事則黠而大事則癡也下文即大

者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

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

君子小

於俗惟君子之人動出於正正則與天通

與天通

易一羊皮飲於肥甘慕彼糠麩

琬琰甘肥以喻

羊皮糠麩以喻爵祿蓋君子之人重內而輕外故其責之如此下文請質詩書是也天下

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

請質詩書

詩書公所述作也公以詩書僕建於朝故云然初自江陵召還拜回子博

士復以詩書被讒於相國作釋言以解之黃州
作東坡誌銘云晚侍哲皇奮以詩書諱實間之
陳是也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
船延之上座

祭鱷魚文

唐史愈以言事責守潮州刺史初愈至
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
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祝之
夕暴風震雷起蛟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十里鱷音五各切見上龍吏詩
新舊傳皆載此文其祝之之夕暴風震
雷起蛟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
是潮無鱷魚患東坡廟記所謂公之精
神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梅宛陵送胡
都官知潮州燭云云有取於公矣而王
荆公送呂使潮州詩云韓君揭陽去
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

追起予詩書松討論不必移鱣魚說怪
以疑民有如大鎮者高才能動人亦自
與為禮俾之汨舜倫同朝叙朋友異姓
接昏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予所陳歐陽
作陳文惠神道碑
書其斬鱣魚事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
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
以與鱣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

澤網繩擗刃

言結繩為網利刃以刺也擗刺也
音側角切莊子則陽蒞曰擗斃于

江辨證以網作
網擗作擗誤矣

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

出之四海之外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
間尚皆棄之以與鱣夷楚越况嶺海之間去京

師萬里哉鯉魚

一字有

涵淹外育

於此有

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

通典只潮州古

揚州之西郡漢南海郡之東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

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鯉魚其不可與

刺史雜

一有處字

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令

一作

守此

土治此民而鯉魚睥然不安谿潭

睥出目良音戶板功在傳

宋人詭曰

據

一有處字

食民畜熊豕鹿麋

麋鹿屬音諸良功古

今注聲有牙而不能齧鹿有角而不能齧麋一名麋青人謂麋為麋以肥其公以

種其子孫與刺史元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

亦安肯爲鱣魚低首下心

辨達云舊本作下中其身也禮記曰天子

其中退然仁心覲覲

心音斯甚切

爲吏民

一作吏著以

偷活於此也

邪一作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

勢不得不與鱣魚

辯鱣魚

有知其聽刺史言潮

之州大海在其南

潮州南至大鰲鵬之

大鰲鵬之大鰲鵬

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鱣魚朝發而夕至也

今與鱣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

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

日七日不能

至一字

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

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鱣魚冥頑不靈刺史雖

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

不從以避之與

其一有

冥頑不靈而

一無

為民物

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

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廉延王宗簡作鱷魚

新記云古之善政所感虎去他州蝗不入境者

有之以公之文摩政事宜乎驅鱷而去之言三

十里而止庠不入三十里內余感焉熙寧二年

余有故至海上首詢其事又欲識鱷魚之狀會

有老漁詳言其實去鱷魚大者數千斤小者亦

不下數百斤水而伏山而孕知而化其形蟹目

鮫睛龍耳鬣足用尾取物如象之仁鼻焉蒼黃

玄紫其色不一其外也必出於山腰臨腹之

下其外百餘小大不一能為鱷者率十之一二

他皆或龜或鰐鱷之遊于水他魚不可及并流

順水俱無比焉羊豕鹿猪之遊於岸者鱷潛水

下引尾取而食之民亦被其害余久因詢老漁

韓公謫忠而鯉果出於三十里乎漁曰熟聞大
父言云韓公親爲文遣秦齊臨惡溪之岸陳壯
讀文不久一巨鯉出於岸下濟躍盡以注文投
水中遽走回視鯉街其文而去是夜大雷落
雲蔽溪水若翻岳又若哭泣之音及曉鯉之窟
穴已空迄今釣於水網於溪者無患焉史云三
十里者舉其近而言也一日漁者得一乳鯉於
海上長不滿三尺其狀皆如老魚所說鱗甲間
芒刺手不可觸其狀固可懼况其大者乎陳文
惠公堯佐始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惡谿鯉
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爲鰓于市以文告而
戮之鯉患屏息潮人嘆曰昔韓公諭鯉而聽今
公戮鯉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心
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按
此則知潮人常有鯉魚之患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六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七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博士祖大禮皇贈左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唐

史有傳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

上第先

一作宣

皇帝居原州

舊史云至德初肅宗自靈武幸彭原晉上

書謂見授校書郎翰林侍制宣皇帝即肅宗公原州即彭原也楊文公談苑云今爲鎮戎軍

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既以聞

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

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

官

回紇傳云回紇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為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立可

敦

大曆三年可敦卒明年帝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使涵持節送往再拜可敦回紇自

稱

可汗其妻号可敦猶中國稱皇帝皇后也

迴紇

之人來曰唐之復

土疆假

一作取

迴紇力焉

安史之亂葛勒可汗遣太子紫護將四千騎來

佐廣平王收復兩京肅宗義之歲

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

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

一作平

取之

涵懼不敢對視公公爲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

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與爾爲市爲爾賜不已

一作既多乎爾之馬歲五至吾

吾一字無數皮而歸資邊

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

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

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

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

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

將軍今上即位德宗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代宗

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

知臺事三司使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選擢才俊有威

風始公爲金吾未始一有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

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

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

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朱泚爲盧龍節度

弟滔奪其位國号燕遂不還俄以涇卒變亂帝幸奉天賊乘京師空虛推泚爲主僭帝位号大

素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

王武俊

勦於是朱滔自范陽以迴紇之師助亂人心大

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

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

李懷光為朔方

節度使帝狩奉天率所部奔命解此圍後為盧杞所譖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遂反渾瑊白發

其謀帝史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

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以與

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

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

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一字無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於於字無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

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
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明年上復京師拜
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
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貞元五年在
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
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
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
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
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本傳云晉之爲相取充位而已然爲人慎重溫公曰

晉行狀云在宰相位凡五年其事平不聞愈作
狀必揚美蓋惡其有所爲相止於如此則其循
默充位可知然其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作
懷重亦可稱也

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
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
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
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
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辭疾作不
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
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
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

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

兵部尚書入謝上語移時

一作問曰

晏復有人謝者

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

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

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

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

十萬

劉玄佐唐史有傳列於藩鎮

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幾

一作改游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

無度四字

節度使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寔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

爾雅曰鄭有圃田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九域志曰圃田

鎮屬中牟縣

明日食中牟

唐志中牟縣屬鄭州通典曰趙襄子時佛所以中牟

叛即此我十二里有中牟基是爲官渡城九述

域志曰今屬東京開封府去京西七十里

者至宿八角

九域志曰八角鎮屬中牟縣

明日惟恭及諸將

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譟聲庶人壯者呼

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淩代之

及鞏

鞏縣名屬河南府

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

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

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

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

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

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

李翱集賀陸長源書云聞宰相與閣下使汴州

人執惟恭歸于京師奏天子處其辜重生死罪

伏觀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爲黔首于河州

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

一有

復加厚焉至萬

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

恭每加厚焉故士寧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

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湏日出而入前

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

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

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

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

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

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
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職事修人民一作俗化嘉
禾生白鵲集蒼烏一作鳥來巢嘉禾同蒂聯實四
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
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一作朝請不許及有
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
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
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
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
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

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

本傳云晉平長源摠留後事欲

以法治將士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爲晉制服

不許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爲備緣

八日軍亂殺長源及放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

談賓歸云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

源爲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

多可兵祖安長源性滋韋云爲請改易舊事務

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且罷又

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

人皆惡之晉卒後十日汴州亂殺長源叔度軍

將所禮重及董晉卒丞令知節度留後事長源

便揚言文武將吏多弛慢不可不守憲章當須

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

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

人輕而

公之薨也汴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

惡之

其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

汴州有通濟渠公作東西水門愈爲之記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一作來既止東

人以完今公歿矣其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

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

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

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外爲金紫光

祿大夫勳累外爲上柱國爵累外爲隴西郡開

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

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浚後更名溪字惟全素全

澥全道全素一本無下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

書省著作郎全浚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

理評事

一評事無爲大理評事五字

全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

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

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

謹一作

垂編錄狀上貞元

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穎等州觀

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侯喜上谷人字叔起郎中盧虔時爲汝州刺史辛未貞元七年也

侯喜汝州復黃陵說考之盧郎中名虔時爲汝州刺史曰去年者正元十六年

也曰及春末自京還謂十七年春自京還洛五月初與喜相會於洛也公至是

薦于盧汝州十八年陸慘佐主司權德輿公又薦之喜遂十九年登進士第黃

陂在汝州汝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歐
文忠集古錄云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
所稱而此碑予所得此碑而已

進士侯喜者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
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
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
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一作言之於
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
拊卷而歎集古錄云喜之文辭常爲韓所稱而
此碑傳予之所得者汝州黃陂記而
已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
有家難逃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

其夕絕無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

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

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貴一作人數百未嘗有

如盧公之知我也此一作者分將委棄泥塗老

死草野今習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

法言曰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宋咸曰勃勃輕定良愈感其言賀之以

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

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

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知已辭

詩馬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

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爲市道

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

已者也士之脩身立節一作脩已立身而竟不遇知已

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脰而不相知或異

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

史記晉祿讓之言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一止閣下既已

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非爲侯生謀

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

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十八年陸慘負外佐主司權德

輿公有書薦之九年遂登進士第十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舊史德宗紀正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外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開輔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此公所以論列也補註按湯旱而禱曰荀子及劉向說苑及東漢鍾離意諫顯宗辭並無失職語惟公羊春秋或公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有民失職之語公所稱則出此其以民爲人則避太宗諱校登科記明年二十年平停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未爲御史故云位非朝官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早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謂一作爲十口之家

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

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

馬不當京師百萬一作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

誠未爲有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

家必有儲畜舉選者皆脅持資用以有易無未

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

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

人失職歟公羊桓五年大旱公親之南郊以六

宮室崇歟婦謂盛歟苞苴行歟謹夫昌歟使童

男女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荀卿書說苑以

謂湯旱而雩亦然乃云使民妄然則人之失職

歟時避太宗諱故變民稱人

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
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
陰為水今者一作則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

加之而群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
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
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
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
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
戚事見上李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

賜召問必能輔宣主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
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補遺

公時爲御史正元十九年冬也公
微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正與此狀

意合皇甫持正神道碑亦著之蓋公以
此狀故出爲陽山令而舊傳以爲論宮
市新史承之誤矣當以此狀及江陵詩
神道碑爲正腹內見德宗舊紀十四年

正月
詔也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
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
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

上恩雖引下困猶甚其間

一作主開

有棄子逐妻以

求口食拆室伐樹以納稅錢寒餒

餒一作餓

道塗斃

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

謂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

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

猶且寬而有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

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

宜倍加優卹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

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

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

者並且停徵舊史作唐史德宗十四年詔

兩稅及推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免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

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効有見輒

言無任懇款顛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狀奏賜

赴山陵事覲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正元十九年公時為四門博士所請云

按選舉志其略云八百人以庶人

之俊異者為之志所言三館生與狀同

其曰四門館八百人豈非公狀所謂量

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者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准六典唐置六館生皆

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國

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唐志凡文武官九品有正有從

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縣公

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

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右國家

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

子孫耻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

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

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唐志文武五品已上

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貞元八品以上子弟郎太常博士曰參号常參官

充其四門館亦量許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
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
新補人有冒應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
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
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
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
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彙字某其先爲嬴姓

世系曰嬴姓伯益之後

當周之

衰處晉爲趙氏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其後益大

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

趙時破秦軍關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

馬爲氏

史記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軍於關與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大破秦軍

遂解開與之圍而歸趙惠文賜奢号爲馬服君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

岫字子岳卽奢之二十四世孫

也岫生喬卿仕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

生君才隋末爲荆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

衆

隋末羅藝據幽州自稱燕王唐書有傳

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

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華大梁新里趙郡李華

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王鈴衛倉曹參軍事贈

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
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
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
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
河南府叅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
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
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喜其勤超拜太常丞
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
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
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身元十八

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

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賜一作贈絳州刺史布

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

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如字其

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

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

其姪爲繼室杜預曰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

猶不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爾是爲陳國夫人陳

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外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

喪之由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

王屋縣令况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
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
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紹前左衛舍曹叅軍敷
翯右清道率府曹曹叅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
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繫
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
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并序

補註 公時爲職方員外郎由是有此議
舊史書於憲紀刑法志新史則書於孝
友張琚傳琚傳所書自太宗至
是復讎者凡七人或原或不原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

殺人自投於縣請罪

富平縣屬京兆府悅父爲秦果所殺事見唐孝女傳

勅去復仇殺人自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史杖一百配循州由是有此議

右伏覩

一作奉

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

同天

曲禮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鄭注曰父者子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行也行求殺之

乃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

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

通典曰北齊尚書省總理六尚
書事謂之都省唐謂之都臺朝議郎行尚書

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
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
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
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
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
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
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
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
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地官司救之所掌

義

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

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

春秋定公四年戰于柏舉傳

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何休注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

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秋官朝士之所掌鄭玄注

云謂同國不相避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也

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

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

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

謂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

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
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
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
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
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
讎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尚書省尚書省
字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律字無無失
其旨矣謹議州事具說以說申冤請罪詔公門流循
穆宗凡復讎者七人

錢重物輕狀

唐食貨志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之搜索諸坊十人爲保自京師廢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判度支盧坦戶部王紹鑑鑄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監鑄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蘇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公遂有以此議備註唐食貨志穆宗即位詔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重錢輕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緡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使物無甚貴賤者在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

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鑄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然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盈百萬今才數爐歲及十五萬而已大晉以前湖青太原魏博雜銀鐵以通時用嶺南難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貨泉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鹽之滯廣出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由是兩稅上供而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而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庸調法不計錢而納布帛惟鹽酒本上推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公此狀疑其時所論也其言大率與楊於陵議合史氏逸之何哉公時爲兵部侍郎云

右臣伏准御史臺牒准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

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

貨通行里閭寬息

一作惠

宜令百僚隨所見作利

害狀者臣愚以謂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

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

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

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

而字

錢愈貴也今

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綿絲百貨之鄉租

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

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

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

曰在塞其隙源

一作

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

器皿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

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

出五嶺

五嶺已見送
廖道士序

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

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

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

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

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

曰扶

一作

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

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

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謹奏

一無謹奏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